

永樂大典

卷七〇七八

唐字

卷七〇七九

唐字

卷七〇八〇

唐字

卷七三三三

郎字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十八

十八陽

唐 憲宗十二

通鑑綱目

辰壬

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義方始事吐突承

李吉甫欲自托於承堆指義方爲京兆尹子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

絳私其同年許手同以爲京兆尹尹致出臣鄜坊等作威福明日上以詔

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予對曰同年乃曰海九州之人能同科第情於何

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掌才授任若其人米才雖在

弟子姓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邇嫌而棄才先乃使身非徇公也上曰

善遂趣義方之官夏四月以崔羣爲中書舍人上嘉翰林學士崔羣直

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劾皆爲故事必如

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五

月詔蠲淮浙租賦上謂宰相曰卿某憂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使

還言不至爲災事竟如何絳對曰臣按淮浙諸道春秋皆云水旱人凍求

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災耶此蓋御史欲爲

蘇說以悅上意。月領得其召。安欽其言。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間有
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因命速餉其租賦。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
英殿。曰。時者甚。汗是御服。宰相求進。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
人宦官耳。故無與卿爭。且其故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秋七月。立遂王。恒
爲太子。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魏博牙內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
讀書。性恭遜。季安嘗召。其親謀。季安以爲收衆心。欲殺不果。季安病革。
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召興爲都知
兵馬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季安請興與兵討之。季絳曰。魏博不必用兵。
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爲然。絳曰。兩河藩鎮之跋扈者。悉諸將權重
而謀已。故常分兵以謀之。不使專在一。諸將執均力敵。莫能相制。雖必
爲變。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亦必常傳嚴明主帥。能制諸將
之死命者。以臨之。然後粗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
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然則藩者分兵之策。反爲今日禍亂之階
矣。田氏不爲屠肆。則忠爲俘囚。何足煩。天兵哉。然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隣
道之所深惡。不待朝廷之使。則無以自存。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王行魏
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款。不追款

月必有自教於軍中者矣。主將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其下必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思懼。爭為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矣。上曰。善。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為節度使。田懷諒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則大譁。呼拜請為留後。興驚仆久之。起謂衆曰。汝等聽吾言乎。皆曰。唯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塗。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執蔣士則于十餘人。遣懷諒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韓愈。韓撫魏博。若符契。言商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日與興奉其土地兵衆。生侍詔命。不來此。除惟心無納。必待款使至。彼將將士未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而具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言商衆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為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侵上言。朝廷恩威。傳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衆之計。忠順之行。有慮過矣。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以且除留後。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典恩恩深澤。士衆鼓舞。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李絳言。絳曰。五十餘年。不富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

士年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帑。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為太多。上以語絳。絳曰。向與不食年也。之利不順。曰。得之也。即命聖朝陛下奈河。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我川盡史來。機事一失。不可復是。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川。則十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上悅。曰。朕所以惡於非貪。蓄聚貨財。正為天下。之四方不。使將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和利。詣莽度。宣慰。諸領。軍士六川百姓。給使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克。郭使者。數年見之。相顧失色。歎曰。臣強者。果何益乎。度為與陳君臣上下之義。與聽之。終不依諸度。偏行所部。宣布朝命。人奉所部缺官。請有司注。微奉事。令。郭。賊。室。生。借。修。者。皆。避。不。居。郭。祭。恒。遣遊客。問。說。百。方。與。終。不。聽。李。師。人。謂。郭。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護。今。與。非。其。族。人。首。變。而。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與。成。德。合。軍。討。之。郭。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此。我。則。以。兵。來。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范。氏。曰。憲。宗。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謀。矣。然。猶。不。過。於。一。傳。而。優。失。之。雖。務。宋。卿。失。其。道。亦。由。人。心。不。固。而。上。澤。易。竭。也。況。不。陳。之。以。德。而。臨。之。以。兵。乎。尹。起。華。登。明。前。書。曰。此。諸。史。承。負。即。書。以。為。郭。度。生。此。人。書。還。裴。度。宣。慰。是。皆。乎。其。應。機。之。效。使。也。憲。宗。用。人。若。此。得。非。能。聽。李。絳。之。忠。謀。

予置振武天德營田手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得能吏開其
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命受夫使盧坦經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
百頃收穀四十餘萬斛歲省度入稅二十餘萬緡吐蕃寇涇州吐蕃散入
寇上患之李絳言京西京北始置神策鎮兵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
犄角相應今則鮮於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中
取中尉度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米親之時開命奔赴節度使無則
戰以相制相視如平交左右前部莫肯用命請據所在之地割據本鎮使
號令齊一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
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官者所沮而止胡氏曰憲宗
道光時遣使叱承璀撤樓何其決也至於分隸神策乃國計之大者反為
宦官尼止由不能推其所為也苟能推之足以達重四海不能推之行其
身之不自保非虛言也

王幼學集覽王名。人主姓名。

申版籍。中請也。版籍所以書戶口與地。

給優一年。注。見高祖武德四年。偏疆。達。見漢高帝十一年。屈疆。鄂。蔡。

恒。鄂州平盧蒲瑒治焉。今東平府是。蔡州彰義蒲瑒治焉。今汝寧府是。

恒州成德蒲瑒治焉。今具定府是。鄂。王問反。經度。經管謀度也。度。達。

各反犄角相應犄角注見漢照烈帝章武二年尼止危女乙反爾雅止也。五子曰止或危之

八年春正月以田融為相州刺史融與之凡也與幼孤融長養而教之與書於軍中周射一軍莫及融退而扶之曰爾不自悔禍將及矣故與能自全於情暴之時權德與罷字音南字絳數年論於上前德與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故罷賜田與名弘正劉及益書法書賜名何予田與也前書請吏奉貢此書賜名弘正皆予之也綱目賜名不書善美書善惡書書茂昭書弘正善美也書固忠書正己書金忠善惡也終綱目書賜名五書賜姓三書賜名三許天有凡貶于頔為恩王傳頔久留長安爵爵不傳去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梁守謙同宗頔使其子欲賂之求出境尋覺其詐索賂不得訪其奴夫解之事覺頔索取詣問請罪左授恩王傳絕朝請欲誅雷州事連僧鑒盧鑒虛自負元以來以財久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吏不敢詰主是權倖爭為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釋此僧請先殺臣不然臣不奉詔上嘉而從之校殷鑒盧微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劉及益書法入知政事何承寵相之辭也先是崇文請代以同平章事武元衡為之承寵相也於是

徵還故書曰。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後書某度復入知政事。是
同。夏六月大水。上以所降兵。分爲二。一。百輩徒受降城於天德軍。
先是振武河溢。毀其降城。即度使李元忠。亦請降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
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降軍。但以所受降城。張仁急所築。當磧口。係
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欲避河。至遠二三百里可也。天德故城。僻處磧
齋。降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孰無由知。是無故而處。固二百里也。城使周
懷義。奏利害。與絳。但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
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使聚其資財。以結權倖
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預留聖意也。受降兵。籍
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人。若抵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
兵乃如是其虛邪。卿嘗當加按問。會絳罷相而止。胡氏曰。吉甫在位七年。
言計鮮効。憲宗忽從其策。何也。李絳忠鯁。至此稍以取厭矣。吉甫。始順主
此。蓋以取憐矣。不寧惟是。絳謀謨日驗。君子佑焉。上始疑其立黨。而盧坦
周懷義所見。適與絳同上。必曰。是皆爲黨者也。故寧失地而不從絳。使吉
甫之計。無協同者。上必曰。是孤立無黨者也。故寧違絳。而用其策。嗚呼。亦
可謂不明乎善者矣。明年絳罷。而吉甫在位。終其身。蓋兆見於此。劉辰

益書法。城未有書徙者。此其書徙何。非所徙也。終綱目。城書徙二。是年受
降城。戊戌。晉澤州城。秋九月吐蕃作烏蘭橋。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討
於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探之。於河終不能成。青和即度王以貪先辱賂之。
然復併力成橋。仍募月城守之。自是朔方架冠不暇。尹起莘發明一橋。
何必書一。以著要害之地。為書所探。一以著邊將之令。為書所問也。劉
友益書法。蠻夷之役。不書吐蕃。倫月何以書。橋成而朔方無事日也。綱目
之法。苟有關於天下之政。雖蠻夷必書。是故吐蕃築原州城。書貞元三吐
蕃作烏蘭城。書冬十月回鶻擊吐蕃。振武軍亂。逐其節度使李進賢。振武
節度使李進賢。不恤士卒。使中將楊廷玉。討五百騎。越來受降城。以備回
鶻。士卒遂攻進賢。進賢奔靜邊軍。詔以振武為振武。節度使將夏州兵二
千赴鎮。誅亂者二百餘人。貶進賢為通川判史。監軍駱朝亮。坐縱亂者。杖
八十。配役定陵。

王幼學集覽

角射

角射。北。兩相當。習射。以校勝負。

振武

振武。本屬門。昭隋置。代州金馬。振

左授

備言左

武軍東受降城。疎馬受降城。注見中宗景龍二年。天德故城。中受降城。西
二百里。大同川有天德軍。天寶間。王乾元復徙屯永濟。悞故大同城。地業

與他要覽今大同路豐州泰為上部之北境漢為五原郡地後魏置永
豐鎮隋置豐州而北入于河而人作城天德軍治於此碩濟碩胡
角反廣海鎮碩山音山也音音作塔薄土也不寧惟是左傳昭元年文

附云又不持如此

十
九年春正月李絳罷為禮部尚書

上嘗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

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惟德與音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

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

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

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以為然又嘗問絳人言外間朋黨

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諧君子者必

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奪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

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

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絳屢以疾辭位至是遂罷胡氏曰憲宗有

意於治事功未半遽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

朋黨疑裴度而於程昇皇甫鎔則不疑也所以然者絳度數諫昇鎔順從

是以自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也太宗以免已納諫親欽太平晚而稍怠遂

疑魏微何意憲宗固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大中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時傳說所學者正心而不違理故無先明後暗始勤終倦之失也劉天益書法唐世事相龍書早龍位時也唯賢宰相則雖龍為外官必書非是書龍而已吐突承璫為神策中尉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璫為淮南監軍至是召承璫使為左神策中尉范氏曰承璫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璫並立於朝故言信於君信於民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捨以義而不以利不如是則何以國之重哉尹起莘發明按六年十一月承璫出監淮南軍十二月承璫平章事至今年正月甫踰再奉絳罷而承璫復入夫以承璫之貴而於相位承璫之惡不得久於外服憲宗自謂去承璫輕如一毛而不知其重若泰山至於絳之為相雖龍勉豫用之終非所樂是豈古人所謂如梓石去彼如板山者也此事詳觀則得之矣此憲宗之所以不免也劉天益書法繼書承璫何著私也絳與承璫不兩立者也絳在相位承璫無可入之理絳朝以出則承璫夕以入矣憲宗之拳拳於承璫如此則日比而書之所以病憲宗也又稱上欲相絳先出承璫吾不信矣夏五月徙置宥州言有秦開元中置宥州以領降虜實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備回鶻撫寬項上從之先是

田鵬屢請昏朝廷以費廣未許手絳言田鵬凶強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
要經營萬一北邊有警則非步騎數萬不足抗禦而淮西遠醜使廷歲月
之命爲國家費豈特降土之北哉上不聽鵬曰李深之既不見庸奉身
而退可也天子而增夷狄雖有故典昔以正理夫豈當贊而絳懇懇言
之於是林華夷之辨失語默之宜矣六月以張弘靖同平章事秋七月
以岐陽公主適司議郎杜棕字士獨孤杜棕德興之塔也上曰德興
侍婿耶我反不及耶先是尚主皆取默氏之家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子弟
可居清貫者諸家多不願惟杜佑孫棕不辭遂以棕尚岐陽公主公主上
長女郭妃所生也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早妾怡順一
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至則與棕謀曰上
所賜奴婢年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目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閭門落然
不聞人聲劉反益書法書下嫁多矣未有書某官某者此其書何於是
帝羨權德輿之得塔獨孤郁也命選公卿子居清貫者尚公主書司詠耶
帝意也自是鄭顥書起居郎于琮書校書郎常保衡書右拾遺終唐世書
下嫁皆清貫者帝啓之也閏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少陽在蔡州陰奉
亡命抄掠壽州蔡山以實其軍既死其子元濟匿長自領軍務初少陽聞

吳武陵名請為賓友武陵不答至是以書喻元濟曰人情一也足下反天子部曲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處則情可知矣少陽判官蘇北珍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殺北因惟清元卿先奉事在長安其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吉甫元濟殺其妻子而以董重質為謀主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重鎮而國家常蓄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貲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取朝贈官遣使吊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弼祭不得入而還以烏重胤為汝州刺史李吉甫以為汝州行旅來都而河陽宿兵今以制魏傳今因弘正歸順則河陽為內鎮不應北重兵以示猜阻以為重胤兼汝州刺史使使鎮之加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本若移河陽軍之為言也冬十月李吉甫卒十二月以常貫之同平章事

王幼學集覽

降主

下妹公主也深之手降字

清貫

火昭曰貫事也

清貫猶言清職也

尊行不翅數十人

行戶及反翅請曰言謂尊長行輩

其言數十之多可制指者可制御而伏聽指麾之人亡命注見漢大帝

五年輟朝報止朝先也猶言棄世

永樂大典卷七千七百八
七年
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吳元濟縱兵使掠及來
幾制削其官爵發十六道兵討之吳元濟縱兵使掠及來
安州刺史李德討元濟公曰元濟素不與兵部即奏請自行討
之至安州著聽都知兵馬使遲平六千屬之敵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
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望肅應度軍事諸將皆服士卒在行營者
厚給其家要淫佚者沈之於江士卒皆苦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踐殺
困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三月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錫為連州刺
史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新進之者悉召至京師決
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宗
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參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
播中丞裴度亦以為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謀貽親憂此則重
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
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遂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州
宗元善為文嘗作梓人傳曰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導引規矩繩
墨度材視制指麾衆上各趣其事不勝任者退之大厦既成則獨名其功
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綱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能者進之不能者退

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傳周召其百官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街能矜名親小勞役散官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樞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善種樹其言曰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固故既植之勿勑勿慮去不便顧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它人不然根拳而土易災之太急憂之太甚視而蕃撫之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極其本以勑其跡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傷焉而卒以禍之亦猶是已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元和中正以魏博歸命今又遣兵助討淮西元為可嘉故特書以予之盜焚河陰轉運院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吳元濟上不從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地奇春聲言助官軍實以懷元濟也師道素養刺客數十人誅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同劫米都焚宮闕亦收祭一奇也師道從之遣功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殺二萬餘斛人情惟懼多請罷兵上不許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裴度詣行營宣慰蔡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為知人知制

宋樂大典卷之七十八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度傷首上憲以兵事奏武元衡師道奏

府縣曰女急捕我我先從女從捕賊者不赦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側而後下復有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樞密言請奏起蔡中丞為相大索賊黨於是詔中外搜捕賈甚乎王士則告承宗遣卒按其所為以得之并出承宗表詔議其罪姜芋其服張弘靖以為疑屢言之上不能竟誅之而師道客潛遁云元起等發明宰相謀人之國當使中外尊安社稷華同百姓從風而嚮化四夷稽首而聽命若是則可以無負於經邦之職否則其位為耳武元衡身為上宰相而盜賊殺諸道備不翅如狼狽豈不有愧於代天理物之任耶嗚呼此亦可以求其故矣自大並遣禍諸鎮連衡更歷四世制御不得其術治之愈急則其勢愈熾必至於智力俱困而後已幸而元和臣主有志當世力以平賊為事於是遣將出師殺然有宇不以成敗利鈍而沮一定之謀然而叛黨圍視而起亦可謂事變之機元衡初任討賊之責不以浮議為之動括觀其此去游說之人不顧詆毀之時與賊為仇誠足以富大臣之職故雖身死賊手而綱目大書其官蓋言其無忝股肱之位不失所守足為唐之相臣此固書法予之之意也夫賢人君子以身許國及其成功則亦有幸不幸存焉要之不受其辱則雖死無憾而忠肝義膽真與天地